

中国蒙古学文库

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

呼和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国蒙古学文库

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

呼和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呼和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 / 呼和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 7

(中国蒙古学文库)

ISBN 978-7-80722-816-5

I. 蒙… II. 呼… III. 蒙古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 语音 — 研究 IV. H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904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印刷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 张: 11 $\frac{1}{4}$

字 数: 245 千字

插 页: 8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包 辉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洪 松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7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中国蒙古学文库



布赫

编写与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 领导小组、顾问与编委会

领导小组：巴图巴根 阿拉坦敖其尔 高万宝扎布

文 精 赵真北 于永祥

顾 问：乌力吉 巴 岱 洛布桑 周德海

特布信 巴达拉夫 唐天得 通拉嘎

达仁钦 安 久

总 编 辑：陈献国 留金锁 包 祥

娜 林 格·孟和 舍·额尔敦朝鲁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乌 峰 包·赛吉拉夫

齐木德道尔吉 李 迪 洪用斌 胡 泊

赵相璧 赵文功 徐志清 援 朝

额尔敦扎布 额尔敦陶格套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之际,《中国蒙古学文库》开始出版了。这套文库的出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族是我们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她在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国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有关蒙古族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唐朝,随之历代都有丰富的史料。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其历史功绩震惊中外,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也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近代以来,蒙古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发展祖国的历史文化而共同奋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于 1947 年 5 月 1 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又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蒙古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3 世纪蒙古族的振兴,使当时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学者、传教士、商人与使臣记载了有关

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自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欧洲的德、法、俄、英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对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学及风俗习惯进行了研究。1921 年蒙古国独立后，成为研究蒙古学的主要国家，引起了国际蒙古学界的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学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一门科学，建立了国际蒙古学学者协会，参加协会的会员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召开了六次国际蒙古学学术讨论会。

我国将蒙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仅 1985 年以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五次内蒙古全区蒙古学研究信息交流会；1987 年以来，内蒙古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先后召开了三次国际蒙古学学术讨论会，同国外学术交流和互访增多。近十年来，在深入研究原有的一些传统学科的同时，扩大了研究领域，并已在蒙古族哲学、军事、经济、法学、教育学、宗教学、民俗学、天文学、蒙医学、兽医学、建筑学、科技史等多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至今，我国蒙古学已发展成为综合性学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部分高等院校成立了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研究所，内蒙古大学成立了蒙古学研究院，内蒙古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已经招收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及其他兄弟省区社会科学院、民族院校中也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对蒙古学进行研究。蒙古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全国性的有蒙古族历史、语文、文学三个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有六个蒙古学的研究会，有一大批老中青专兼职的学者、干部参与蒙古学各学科的研究。

为适应蒙古学研究发展的新形势，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从 1987 年开始准备编写《中国蒙古学系列丛书》（即

序言二

呼和博士几个月前把他的《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寄给了我，要我提出修改意见并写个序。因为忙于一些其他时间上要求更紧的事情，一直拖到新的一年。实在挤不出整段时间，断断续续地总算读了一遍。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呼和博士的这本书研究的问题不仅几乎覆盖了蒙古语语音学的所有内容，并且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令人高兴。

写序就得对那个著作给个评价。评价得有个尺寸、标准。我想，对蒙古语实验语音学著作的评价应该放在蒙古语语音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众所周知，蒙古语实验语音学起步很晚，起步于信息时代，几乎比其他强势语言的实验语音学晚了几十年，同时又处在蒙古语言学进行艰巨的大“转变”时期。信息时代要求包括语音学在内的蒙古语言学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对作为先导学科的——语言学的需求，必须进行从研究目的到研究方法的一系列重大改进和转变。它大致包括：使蒙古语言学从“经验性学科”转变为“实验性学科”；从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转变为以“定量分析”为主，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从以人作为唯一服务对象转向以人和机器两者为服务对象；从以分析给出的材料为主的状态转向以语料的分析、合成并重的状态。在取舍研究材料方面从以“举例法”为主转向以“穷尽法”为主。对当代蒙古语言学著作的评价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进行。

我认为呼和博士的《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是推动蒙古语音学在信息时代发生转变的力作。1)使用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进

行蒙古语语音的声学分析研究——这就是实验科学,就是对经验科学——传统的“口耳之学”的重大改变。这种改进和转变不仅有根有据地解决了蒙古语一系列传统的语音问题,还提出和解决了不少新的、更深刻的语音声学问题。如对 $a, \text{ɔ}, u, o, u$ 等元音的发音部位的精密地确定等。2)对 r 辅音的声学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突破了传统语音学的“框框”,得出了新的、可信的结果。3)对塞音和塞擦音的时长进行的分析主要是为声学工程服务的。用“口耳之学”是做不出这个层次的研究和分析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呼和博士的《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把蒙古语音学的“改进和转变”推进了一大步。不仅有根有据地解决了不少传统语音学的“遗留问题”,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得到了一批可信度相当高的结果。

以我看,《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当然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对“前化元音”和“腭化辅音”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分析更多不同方言土语的例词;对元音阴阳性的分析还得在更广泛的方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如,卫拉特方言的元音的阴阳性很明显是基于元音的舌位的“前后”位置的。又如,科尔沁土语的扎来特话和达尔罕话的元音的阴阳性($be:ga:d$ 和 $be:ga:d$)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还有以当代语音现象分析蒙古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是否应当更加“谨慎”一些?书里对此项的结论好像过于简单了。声学分析的结果如何与音位学的定性结合,是应进一步探讨的课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实验语音学有两项任务:一是对所研究的语音给出科学的、严密的定性描写研究结果;另一个是为言语声学工程服务。迄今,呼和博士的研究主要属于第一类,这是基础,没有可靠而坚实的基础谈不上其他。但是,我国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了,也应该有些实用的声学工程成果了,但遗憾的是,迄

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类成果。我们殷切地期待这类产品的出现。

蒙古语语音学的问题很多,决不是一两部“著作”能全部解决得了的。我们也不能对一本著作提出过分的要求。上面提的是我们的期望。

我们知道,一种新学科的兴起,必然地受到一些“老习惯”“老学派”等的善意地怀疑、抵制甚至是恶意地反对,这不可怕。但是为了使无成见的更多的同仁志士,尽快地理解和接受,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进行耐心而细致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实验语音学的工作。当然,我们更希望那些不太了解蒙古语实验语音学最新进展的语言学同仁和同学们,挤出一点时间看一看本书或相关的论著,使自己不太远离现代蒙古语语音学研究的步伐。

作为呼和博士的启蒙老师,我对他的不断进取、孜孜不倦的科学进取精神以及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钦佩和祝贺。说实在的,本书的有些章节我有点难懂了!看一遍不行,得反复看几遍。落伍了!这也难怪,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自己动手进行语音实验了,“不进则退”嘛!

确精扎布

序于学府花园寓所

2009年2月12日

自序

记得那是1989年9月的一天,在我考取硕士研究生不久,我的导师确精扎布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谈了我的研究方向问题。当时,老师说的最多的是一个陌生的术语——“实验语音学”,并希望我学习这个专业。那时,我已本科毕业并工作三年了,但是完全没有听说过大学里还有这样的专业,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缘故吧,我当时就答应了。1990年8月,派我去参加南开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全国高校第三期实验语音学研习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实验语音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信息时代背景下的这次培训,敲开了我用实验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蒙古语语音的大门。新理论、新方法、新设备、新思路引起了我的浓厚的兴趣,作为蒙古族青年学者,我深切地盼望着蒙古语信息化时代的尽快到来。

转眼间已经过去20年了!这20年也是我国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20年。我们在前辈们已取得的蒙古语语音学研究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研究的新理论和方法,引进国际领先技术设备,开始了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当年在内蒙古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蒙古语语音实验室,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真正开始的标志。

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蒙古语语音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较过去研究方法和设备有了很大的更新和完善,在成果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出了人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科研队伍,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基础。研究方法的更新,还使蒙古语语音学研究从单一的社

会科学学科转变为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交叉学科,在研究经费的来源上也形成了由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教育行政等多部门资助的有利局面。

本书是我 20 年的研究积累,也是我 20 年从事语音学研究工作的总结。作为一名蒙古族知识分子,我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以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谙熟和无比热爱,针对蒙古语语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解决其所面临的难题着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蒙古语研究工作中。在回顾中国蒙古语语音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我针对蒙古语在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采用现代语音实验技术,通过系统的实验分析,对蒙古语的元音、辅音、音节等语音学方面以及重音、语调、韵律层级等韵律学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但就像所有的作品一样,由于所涉及的范围和问题较广较多,加上本人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有限,本书一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我相信,随着语音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提高和改进,研究领域的逐渐拓展,这些漏洞会逐步得到弥补。

2006 年 5 月,我有幸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学研究工作。作为学科带头人,我在继续从事蒙古语语音研究的同时,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我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阿尔泰语系语言语音的实验研究。将关注点从单语种的描写研究逐渐转移到多语种的比较研究后,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思维也更加多样化。我想在单语种的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也许会在多语种的比较研究中迎刃而解。蒙古语语音学研究是我的立足之本,我会为它的繁荣发展尽我应有的贡献。

在 20 年的语音学研究生涯中,我曾有幸得到过国内外诸多著名语言学和语音学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著名语言学家确精扎布教授和鲍怀翘研究员,在蒙古语语音学研

究、实验语音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给了我精心的指导。2000—2003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语音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又得到了著名语音学家 Antti Iivonen 教授的耐心指导和无私的帮助。正是有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领域著名教授的指导,帮助和鼓励,才使我能够克服众多困难和障碍,在蒙古语语音学研究岗位上脚踏实地地奋斗了 20 年,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借此机会我真诚地感谢我的恩师们。

在蒙古语语音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机构的资助,它们分别是: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蒙古语韵律特征声学模型”,面上项目,批准号:19774035;“蒙古语语音合成中韵律建模方法的研究”,面上项目,批准号:60465001;“基于动态腭位(EPG)的蒙古语标准音协同发音研究”,面上项目,批准号:10874246)。2.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蒙古语朗读话语韵律特征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07BYY055)。3. 国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基于言语数据库的蒙古语韵律特征研究”,批准号:教外司留[2005]383号)。4.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于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统一平台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语音研究”,2009年重大项目)。在此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编纂离不开很多人的支持,我的研究生格根塔娜,张淑琴,高娃和白青松等在声学参数采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确精扎布教授和曹剑芬研究员在本书初稿完成后通读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另外,还有许多发音合作人,特别是王其格先生对我的多项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谨表我对他们真诚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辽宁民族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汉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我是在科尔沁草原长大并用蒙古语读完大学本科的,因此用汉语写作对我来说语言文字上的障碍确

实不少。虽然我已尽力,但在本书中会有“蒙古语式”的语句,甚至未能表达清楚的地方,望各位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妻子乌仁其其格和儿子胡日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俩的支持,我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毅力在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埋头苦干 20 年!

序言一

呼和同志的新著《蒙古语语音实验研究》由《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和辽宁民族出版社纳入计划就要面世了。本书出版在即,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实验语音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对蒙古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语音学更是20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学问。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接触方言学的研究,开展田野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时遇到了对语音的描写问题:工作中我们对语音的描写基本上是凭“印象”完成的,堵上两耳区别清与浊、将一张纸搁在鼻子下方区分吐气与不吐气;有时把学生拉到物理系,用声波仪,测人耳能够听到的波长;到了50年代中后期接触了像浪纹计、假腭仪等十分简单的仪器设备,工作成果仍然是简单、粗糙的,其科学性显然是大打折扣的。比如某些元音的音质描写,某些元音究竟是独立元音还是相关元音的一种变体,学者们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分歧表现在语音的各种现象方面,如元音的长与短,辅音的清与浊以及腭化问题,重音在词里的位置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我们去着力解决。

用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对蒙古语语音的各种现象做科学地分析、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并进行有根据的、科学的描写,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20世纪80年代末(1989)我们动用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基金购置了一批仪器设备,如美国KAY 5500型语图仪、KAY声门仪(EGG)和KAY 6095型声调仪等,建立了国内第一家具有高端仪器设备的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工作的专家

学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

呼和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是较有成绩的一员。二十年如一日,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岗位,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整天同“枯燥乏味”的图表、数据打交道,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本著作就是他艰辛工作的成果。

我不好说呼和同志解决了蒙古语实验语音学方面的全部问题,也不好说他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观点和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是有极大说服力的。

本书的出版无疑会使蒙古语实验语音学在前进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会推动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使它更上一层楼,并在前进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永不止步。

衷心祝愿我们的蒙古学事业蒸蒸日上!

包祥

序于内蒙古大学寓所

2009 年元旦